

新民晚报

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论起春晚,我情有独钟,30年来始终不渝。除夕这一晚,我家的电视频道绝对定格在央视一套不许动,直至《难忘今宵》乐曲响起后才依依不舍关掉电视进入梦乡。但我一直不敢透露会有这么个爱好,免得小伙伴们嘲笑,因为听讲如今不少年轻人甚至名人,不屑一顾春晚,并冒出取消春晚建议。各地的卫视也不甘寂寞,纷纷在除夕之夜一掷万金,聘请大牌明星、制作宏大场面,与央视春晚打擂台争高低。

我纳闷,为什么曾经万众瞩目的春晚竟然落得不热门?思想了很久,得出4个字结论:多见少怪。类似春晚这种歌舞曲艺节目,国内荧屏比比皆是,目不暇接,三天两头放。元宵、中秋、劳动节、国庆节这些重大日子更是大型演出不断,观众视觉疲劳,腻了。也难怪人们宁肯上电视、情愿调频道,也不想吊在央视一套、三套和四套的春晚这棵树上。再讲近几年春晚的节目确实不够精彩,场面越搞越大、伴舞越来越多;小品没有个性、歌曲唱过即忘。结果招来一片“砖头”一番“口水”,情有可原。

如果变个环境,能横生什么趣事?我说个真实的故事吧。有个朋友于上世纪80年代末远渡重洋,那时央视四套还未对海外实况转播电视节目,因此朋友就委托我每年除夕夜帮他用录像机录制全场春晚节目。录完后设法托人捎去。据反馈:甫取到录像带,朋友全家以及朋友的

朋友便迫不及待聚集在朋友家里连夜看完,并久久沉浸在春晚的欢乐气氛中,华夏儿女的赤子之情毕露。幸亏卫星电视及时解了我的围,这才光荣完成近10年的使命。至于其他有关侨胞热爱春晚的桥段,我不好意思重复。

在这儿,我无意也无偿借例子来旁敲侧击那些不中意春晚的小伙伴们,问题是根本没必要像地方卫视一样叫板央视,同春晚拼收视率(窝里斗没意思);也没必要唱衰春晚(建立一个著名品牌不易,保住更难)。相反是应该充分发挥“全国一盘棋”优势,做好做大做强春晚,倾尽全力磨砺春晚,以吸引全国观众,尤其是年轻人,积极主动当春晚的粉丝,令一边守岁、一边春晚成为时尚。同时,央视还应眼光放远考虑扩大春晚的国际影响,争取更多的外国观众也来喜欢春晚;邀请更多的外国著名演员竞争上春晚,且且要年年努力耕耘,逐渐将春晚打造成全世界人民向往和平、共迎农历新年的全球演出,让春晚成为世界的舞台。其实这没什么不可能。每年元旦,世界上许多国家邮政会相继发行生肖邮票;每年春节,各大国首脑均向华人拜年祝福,该场面已经常态化。所以一旦发生全世界人民一起收看春晚,请不要大惊小怪。

希冀春晚导演把握时机,不辜负全国人民的盼望,烧好春晚这顿“年夜饭”。

## 永远的春晚

徐鸣



边看边聊

## 霜叶红于二月花

李定国

总政歌舞团的维吾尔族歌唱家克里木,是眼下全团最年长的演员。他以其高亢激越又不失细腻委婉的歌声,亦歌亦舞的表演形式,极具维族风韵,而称誉歌坛,也深得国人的喜爱。前不久,在庆祝该团建团六十周年的大型歌会《军旗下的歌声》中,克里木演唱了多首经典的保留曲目,仍宝刀不老,雄风犹在。

我和克里木结缘于《三军歌唱家音乐会》,打那以后,无论他来沪录制影视插曲还是随团公演,或我公差去京,我们都会相聚畅谈,渐渐地,我对克里木老师有了很多了解。

克里木出生在天山脚下、塔里木河畔的一个音乐世家,年仅11岁时,即被招入新疆军区文工团,从此,开始他长达一个甲子多的歌唱生涯。

在新疆军区学艺的那段岁月里,克里木有幸在石夫、田歌、王洛宾等驻团音乐家们悉心的指点、无私的关怀和提携下,不断地茁壮成长。在此期间,克里木演唱过田歌的《啊!亲爱的伊犁河》、石夫的《牧马之歌》、王洛宾的《阿拉木汗》《达坂城的姑娘》《掀起你的盖头来》等,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

1962年初春,新疆军区文工团排演了一部描写边防战士思念人民领袖的话剧《日夜想念毛主席》,王洛宾在剧中谱写了一首同名主题歌,起用克里木演唱,收效甚佳。

翌年,全军举行第二届文艺汇演。王洛宾又把《日夜想念毛主席》重新编配,在旋律上再丰富些后,仍交由克里木代表新疆军区晋京参演。没料,此演一举夺魁。

几天后,所有参演获奖作品,都参加了在中南海怀仁堂为毛主席、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举办的国庆文艺晚会。克里木又歌又舞的《日夜想念毛主席》赢得了满堂彩,也引起了周总理的关注,当时,总理就对正在身边的总政主任肖华说:“这个年轻人唱得真不错,将来一定大有前途,把他调来北京吧。”

在北京这个更大的舞台上,如鱼得水的克里木有了更多、更大地尽情施展自己才华的平台和机会。初到总政歌舞团,该团的词曲作家陈克正、彦克就根据克里木热情奔放、边歌边舞的演唱风格 and 特点,专门为他量身定做了一首歌颂民族团结、军民鱼水情的男女声表演唱《库尔班大叔您上哪儿》。作品诙谐幽默又充满了喜色,旋律优美流畅、朗朗上口。此作首演就引起了轰动,后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后,广为传唱。可以说,凡听过此歌者,都难以忘怀。

作为部队培养的歌唱家,克里木一直都是在用心为广大指战员放歌。这么多年来,无论酷暑寒冬,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北国南疆所有的哨卡和营寨。他的歌声也融进了广大战士的心窝。有一次,克里木随团去西藏阿里地区演出,不慎骨折,绑上石膏后需静养多日。但克里木没等伤好,就又急着带伤去为守卫边陲的战士演唱了……



古人评诗曰诗话,论词曰词话。酒后话,我谓之“酒话”,前者雅,后者俗,前者文人言,后者草民言,殊途同归。

日常生活中,笑话未必是笑话,酒话肯定是笑话。山东不以酒名,却以醉名。父亲山东人,说起老家,往往是醉后笑话,有一则经典,反复多次:村东头某某,好酒,家贫,窗下夜饮,醉后无菜,摸到酱油缸里一扫帚疙瘩,喝一口舔一口,舔一口喝一口,自斟自饮、自言自语,舔得有滋有味,不知东方之既白。每次讲,主人公的身份总是变,不是叔伯兄弟就是舅家侄儿(“儿”化音忒长,尾音翘起)。现在想来,子虚乌有才能自由发挥。

“在下”当年落魄江湖,曾经替山东肥城县酒厂在上海代销康王河酒,每次回酒厂交款述职,都在推杯换盏中进行。第一场总是厂长接风,厂长姓郭,以顺口溜劝酒:“同志哥,喝一个。一天一瓶不算多,喝得越多贡献多。谁不

想去周宁,电视介绍福建周宁县城西有条穿越浦源村的鲤鱼溪,溪宽丈余长里许,鲤鱼享有至上礼遇。一曰食不愁。村妇溪头洗菜米,红鲤争食笑声晃;孩童门前端饭碗,拨出饭粒鱼借光;更来众多赏鱼客,竟买光饼投食忙。二曰居无忧。山泉汇溪,水清鱼衍,流急鱼戏,水深鱼聚。为防雨季大水冲走鲤鱼,村民种蒲草供鱼衔住,溪边建房留洞穴供鱼栖居。三曰终无忧。村民与鱼为邻,敬鱼如神。水上塑鱼仙颂鱼,地边建鱼家葬鱼,葬时有鼓乐奏鸣,有村民跪叩,有焚香缭绕,有鞭炮燃放,有祭文诵读。

礼遇鲤鱼,其实也是善待自身。鲤鱼虽然非我族类,然彼此同为地球之子,当善待之;鲤鱼是村民之伙伴,鱼长乐,亦为人带来欢乐,当珍视之;鲤鱼是环保之雅士,鱼吞浮游杂物,水亦随之澄清,当护佑之。

鲤鱼溪,流淌的是自然之韵,生命之义,生态之道。

苦肉护鱼

不同于《三国演义》之少帅打老将,鲤鱼溪传颂着长辈打后生“苦肉护鱼”的故事——南宋嘉定年间,郑氏一支由中原迁来。初时,为澄清溪流,尤为防外人投毒于水,遂放鲤入溪。水因鱼而清而甘,鱼亦繁衍群游。鱼多,捕食者现。郑氏八世祖晋公忧渔而致鲤罄尽,恐危及村民生活,乃集会立村规:凡捕杀一鱼,涉事者须出钱祭葬鲤鱼并请全村吃祭葬酒三天。为服众,晋公让孙子“偷鱼”并当场被抓,孙子在祠堂被打得皮开肉绽,村民连吃三天酒席。开宴前,族长与村民共誓:“不再捕食鲤鱼溪里的鲤鱼,否则,全村人将同鲤鱼一起丧命!”八百余年来,村民谨守规矩,人鱼相安无事,观鱼赏鱼之游客亦入乡随俗。鱼乐人安,人鱼同乐,浦源因鱼游村乐而成为胜景。



张士斌  
好好招待  
(二字慈善名词)  
昨日谜面:满地黄花堆积(三字流行语)  
谜底:土豪金(注:豪,大量)

朋友刘教授家里装修,看中南美产的花梨——桉叶苏木,问我该如何与商家签订合同。我指点说,首先要标明品名、规格、数量、质量、产地、价格等,然后是约束条款,如售后维修服务及违约处理等。刘教授以此与商家一一谈妥,顺利完工后还来短信感谢。

不承想,朋友们参观他的新房时,有人竟然指着地板断言非“真货”。刘教授去商场交涉,商家自然不认账,信誓旦旦愿“假一赔十”。刘教授只得去投诉。一连串的封样、送检后等报告折腾下来,确认此为假冒产品。然而不要说假一赔十了,就是花费在请人搬

喝酒不爱国。”山东话里,“国”“郭”不分,郭厂长的这个酒,不能不喝!第二场是负责销售的副厂长陪,劝客也是顺口溜:“喝酒不喝酒,不如打瞌睡。何况还是酒,不是敌敌畏。”咣咣咣,舍命陪君子。最后一场必是销售科请客,科长起身,举杯还是顺口溜:“感情深,一口闷;感情浅,喝出血。感情铁,舔一舔;感情不够赏个脸。”这样的酒不喝就势利了!到了山东地界,给人的感觉,“汾(逢)酒必喝,喝酒必疯”。赴宴前自我约定:坚决不喝了。再三推辞:“不行了、不行了。”“哎,怎么可以如此说话?男人不能说说不行,好比女人不能说随便。”轮番劝说,只能客随主便。他们坚信:招待也是生产力。宁波人:小菜吆告,饭要吃好。山东人:菜好菜蒜,酒要喝好。待客之道:酒要管好!待客口号:“天不管、地不管,只有酒馆(管);兴也罢、衰也罢,大胆喝吧。”很有些李闯王造反的劲头:“吃他娘、穿他娘,开了城门迎闯王”。

酒是开心物,再木讷的人,醉后不仅眉飞色舞,而且是行为艺术扮演者,从“一杯二杯喝酒,三杯四杯漱口,五杯六杯扶墙走,七杯八杯墙走我不走”。“回到家不睡觉,顺着铺子站一会”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,我还在当记者,与一批记者

窗外冬雨绵绵、寒意袭人;屋内春意盎然、祥和温馨。上海文史研究馆菊生堂内,《邓伟志全集》出版座谈会正渐入高潮,我躬逢其盛,聆听警欬,倍受教益。与邓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,不时涌上心头。

28年前,我有幸和邓伟志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共事三年。当年我在阅览室工作,邓伟志先生常常是开门后的第一位读者,看得最多的是《半月谈》《新华文摘》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。在临走时他常常特别叮嘱有好书刊及时通知他。有一年除夕,天寒地冻,下着大雪,临下班前,社里几乎空荡无人,他急匆匆赶到阅览室,说要在春节期间充电写文章,结果抱着一大摞书刊消失在白茫茫的雪色中。

25年前,我们请邓伟志主编《上海之最》一书,在编撰过程中,邓先生倾注了大量精力,定体例、拟框架、写前言、逐条润色,可谓呕心沥血。但书出版后,邓主编却变成了邓顾问。我对出版社擅自变动主编,侵犯知识产权的做法极为愤慨,找责编质问,结果告知是社领导所为,他也无奈何。我茫然,不知如何向邓先生交账。一个初冬的午后,我带着书惴惴不安地叩开了邓先生的书房,我吞吞吐吐、迟滞了半天,才将实情相告。邓先生听后一怔,脸色凝重,须臾,大度地

全地板提出新的挑战。目前家庭装修中很难避开甲醛类的板材,当然也不要谈甲醛而“色变”,我们通过处理申诉案件也掌握了相关知识,即甲醛在室内环境中的含量和房屋的使用时间、温度、湿度及房屋的通风状况有密切的关联。房屋使用时间越长,甲醛的残留量越少;温度越高,湿度越大,通风条件越好,越有利于甲醛的释放。

看来地板安全知识的普及十分重要。地板专家、誉丰老总翟峻逸说,市场供应的地板,分



朋友到淮南矿区采访。那时开放不久,商品紧俏,进了安徽,沿途买不到安徽名酒“口子酒”。晚上到了产地濉溪的大酒店吃饭,坐下点菜,还是没有口子酒!举箸扒拉,寡味得很。恰巧邻桌的一桌人起立,一哄而走,有一瓶子酒,刚启盖。搁着也是浪费,浪费不如消费,我顺手取来,一桌山呼海笑。不久,那桌人陆陆续续回来了,原来他们上厕所去了!我们顿时鸦雀无声。他们已经有些陶陶然,站着前俯后仰,吃不住重心,左顾右盼,喃喃自语:“酒呢?酒呢?”看看我们,也是一桌菜,比他们丰盛,也不像偷酒的主儿,开始怀疑自己酒醉了。我们

憋着不敢斜视,庄严肃穆。邻桌的笑谈没了,要了一大盆韭菜水饺,匆匆吃完走了。他们一出大门,我们这一桌顿时爆笑起来。

第二天,矿上领导接待,口子酒是不成问题了。为了助兴,还请来一位漂亮大姐,高挑个、白净脸、大眼睛,当地农业银行的公关经理,充当主桌副陪。她站起来第一杯就敬我,因为我是领头的:“李记者,今晚咱俩搞搞。”皖北人:搞,就是干杯。但在上海,异性之间关系不正常称“搞”,搞破鞋。我本能地谢绝:“不能搞,不能搞。”公关经理杯已过眉:“没关系,就咱俩搞搞。”座下一片欢笑!

对我说:不用纠结,出书就好。邓先生的包容、淡泊,让我深深动容,他的胸襟比天空博大呵。

上海世博会期间,邓先生来电让我到他寓所一叙。甫一坐定,邓先生从书房内小心翼翼地捧出一锭做工精湛的地球墨馈赠我,并说夏天市政协组织黄山观光,他惦记着我喜墨,特请当他导游代为寻觅。2011年拙著《中国徽墨》出版,邓先生写序助勉,鼓励有加。

我曾多次在元旦,收到邓先生寄赠的贺卡。光阴荏苒,时不我待、学海无涯、与时俱进,是贺贺卡的主旋律,这催人奋进的新年礼物,不啻为心灵鸡汤。

邓先生是一个勤奋的学者,他自述“一年365天,我可能有364天在握笔写文章。我‘晨起鸟啼前’,写;我‘夜卧人静后’,写。”这1000多万字的全集就是明证。从上世纪80年代初,邓先生的作品被加按语的多、被转载的多、引起讨论的多,被称为“三多”学者。《邓伟志信箱》当年可谓家喻户晓,当选1986年“上海十大新闻人物”,更让邓先生声名鹊起。

邓先生坚持社会良知,使命情怀,纳谏言,说古论今,评鉴臧否,既有振聋发聩之声,又有空谷足音之魅,更有文骨气之烈,被誉为“思想界的男子汉”,此乃名不虚传,名至实归。

实木、实木复合、强化复合三大类,实木地板整木加工而成,不用胶黏剂,最安全,但价格相对高些;实木复合与强化复合地板生产加工时胶黏剂少了,地板沥水性能与结合强度差,甲醛越多,粘合牢度就越高,对这一“矛盾”,国家实行甲醛释放限量强制性标准(标准号为GB18580-2001),明确规定对于直接用于室内的实木复合、强化复合地板必须达到E1级标准。这给广大消费者选购有了标准,可以要求查看产品甲醛释放限量值的检测报告,为自己安全选购添一份保障。

读者谨记:地板安全最重要。